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袁枚

散文选精

注
绎

陈建群
撰

注 绎

陈建群
撰

ISBN 7-5414-2720-9



9 787541 427206 >

ISBN7-5414-2720-9/I · 218

定价:28.00元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袁枚

散文选精

注 绎

陈建群 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枚散文选精注绎 / 陈建群撰. —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06.10

ISBN 7-5414-2720-9

I. 袁... II. 陈...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7759 号

YUANMEI SANWEN XUANJING ZHUYI

袁枚散文选精注绎

陈建群 撰

监 制	周文林 刘卫华
责任编辑	张 磊 周 玥
装帧设计	彭鸥嘉
责任校对	缪 伟
编 务	朱 靖 李晓霞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E - mail	cgcb@public.km.yn.cn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745
邮 政 编 码	650034
印 装	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分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40 000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4-2720-9/I · 218

定 价 28.0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0871-4251689)

前 言

清代中叶文人中，极具性情才华且又颇招物议的，首推袁枚。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存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世称随园先生，其晚年亦自号为随园老人。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进士。少时家境贫寒，其父袁滨常年在吴、楚、粤、滇等地作文秘记室一类的工作。袁枚生性聪睿，九岁接触诗（指文人创作诗篇），十三岁入学，十五岁补为廪生。“四书”、“五经”之外，对一应天时地志、职官典礼、金石碑制等旧学均有所涉猎，打下深厚的学识文字基本功。二十一岁（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时，其父为了给他找一条出路，交与他二两银子，托人将他带到广西桂林。其时袁枚叔父袁鸿正在广西巡抚金鉉幕中。金鉉见袁枚眉目清秀不同一般青年，就出了个文章题目考考他。袁枚也早有心理准备，一篇《铜鼓赋》作得瑰丽灿烂，倾倒金鉉。恰巧那一年冬首开博学鸿词科。金鉉为他提供一切费用，保荐他赴京应试。当时应试的二百多人中，袁枚最年轻。虽未考上（极罢），却使他有了一个见知于天下的机会。时隔仅两年多（乾隆四年己未，1739年），他就中了进士，当年二十四岁。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了三年结束散馆，满文考试不及格，外用为江苏溧水知县。有政声。在其后六年中，先后奉调江浦、沭阳、江宁（今南京）知县。在江宁任上，时两江总督为满员尹继善。尹为政较为敦淳而又喜附风雅，尤爱文学

之士，对袁枚十分垂青，呵护有加。乾隆十二年（1747年）丁卯，尹继善保举袁枚为高邮知州，但报到吏部未获批准。袁枚本来在官场中已有不如意处，兼之平素恃才傲物，本已不甘“为大官作奴”（《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六《答陶观察问乞病书》），却又得“供张储饩，仆所不能也”（引同上），心中已烦透了。而以封建官吏的标准看，袁枚自己又不甚检点，时有绯闻，这样，“我心不乐，适老母患病，遂乞养归山”（《随园老人遗嘱》）。当然，情形也许并不这样简单。我们且引袁枚《〈兰陔堂诗〉序》：“渊明不肯折腰见督邮，乃赋《归来》。是说也，余尝疑之。夫督邮之必至，与县令之腰之必折，渊明岂不知之？胡所见之晚，而初筮仕之轻也？盖当日渊明有他意存焉，不可明言，而藉此为言。”袁枚之辞官，是否有“不可明言”处，不得而知。江宁任上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年），他已于南京城西北小仓山麓，购得前江宁织造隋赫德废园，这时便举家搬了进去。在其后五十余年中，精心构建这“随园”，前后就费了二十年的功夫。袁枚在园中过着人世的优裕生活，边著述边应酬，纵情享乐。当地达官贵人、市井贵郎中他都极有人缘，“户外屦常满”。作为诗人，他与赵翼、蒋士铨，当时并称江右三大家。嘉庆二年（1798年元月三日）丁巳，八十二岁时逝世。其传世著述有《随园诗话》、《子不语》、《小仓山房尺牍》、《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等。

袁枚生于康熙末年，成长于雍正年代，与乾隆朝相始终。乾隆丙辰（1736年）登基，此时距清人入关已近百年。清初中原各族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清斗争已渐次息戡。四边相对安靖。政策鼓励垦荒，招集流民，生产得到发展，城市工商业也得到恢复并繁荣；尤其在江右一带，一度被摧折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分蘖发生。江右自古为域内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其农业、纺织业、印刷业等诸多行业，均处于领先地位。山川毓秀，人杰地

灵，这里也是自古文人多出的地方。然而清代统治者也如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在思想禁锢上却毫不放松。文字狱屡兴，其残酷程度，清朝比之历代有过之而不及。几次大的文字狱如庄廷钰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黔纪闻》案、吕留良著作案、查嗣庭试题案等，已令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纷纷转入考据，离现实越远越好。乾隆朝所谓“盛世”，也制造了不少文字狱。早在康熙年代，朝廷就将南宋朱熹升配“十哲之列”，使程朱理学的一套说教程式化、宗典化、法律化。凡有悖理学的，不敬程、朱的，都要获罪。袁枚出身寒素，年轻时为改变生存窘境，追求科举通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袁枚是一个有性格有思想的人，具有批判精神、逆反心理。这一切当然基于他的后天之学；在饱学之后的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清醒的反观，得出自己近于合乎实事求是的判断。这在他的诗文、尺牘中一以贯之。

自唐代以诗赋开科取士，风气沿袭，古代“正统”文人，必以诗鸣。袁枚自不例外。《小仓山房诗集》共三十九卷（正编三十七卷、补遗二卷），收诗四千四百余首。一般地讲，诗创作中从数量中求质量者有之，如杜甫、陆游等；但更多的情况是数量一多，质量势必下降。袁枚的诗，便属后者。作为一个时代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袁枚在诗学创作理论上却有着独到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随园诗话》以及他的一些论诗尺牘中。这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诗创作力主“性灵”说。“性灵”说宗于明“公安派”创始人之一的袁宏道，袁枚使之进一步发展。《随园诗话》卷一：“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性灵”说，主要是针对同时代其他诗论家的几种代表性主张而发。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禛（号渔洋山人）诗主“神韵”说。认为诗欲作得好，要从“妙语”、“兴会”等方面下功夫，达到某种玄邃清幽、神逸莫测的

境界。这种抽取内容，单纯追求韵致的主张，显然是荒谬的。唐·司空图《诗品·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清·翁方纲《神韵论》：“镜花水月，空中之象。”这些主张，到头来势必导致脱离生活现实，变成神韵而神韵的形式主义。袁枚的前辈却又是“同年”的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时主有“格调”说，主张作诗要“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讲求风雅，既不违反“六经之言”，“又必关人伦日用”（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引）。这虽有些“务实”却更加荒谬：照沈德潜这位标准台阁体诗人的“标准”，其它一切忧国忧民、豪情慷慨、苍凉雄浑大器之作都将摒之另册，其理论的苍白与腐朽，不攻自破。而袁枚和赵翼、张问陶等共主的“性灵”说，其本质也是就文学创作而言的感受、表现论，带有先天文学创作禀赋素质第一论。他们反对尊唐崇宋，反对极力复古，认为诗应该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应抒写自己对事物的体验感受，问题在于如何能用具鲜明个性的、独特的手法表现出来：“性灵”在这里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学习上，“即后生小子、女流末学”亦师之，“自古名家诗，俱可颂读，猎取精华”（《再答李少鹤》）。这无疑是正确的。有了描写对象，亦即题材；而题材可有大小，却是不能分高下的。如何表现题材，最终归于识见和艺术天赋。很遗憾，袁枚的诗创作实践就其整体而言，是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朱熹倒有段著名论断：“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答杨宋卿》）如果这“志”不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劳动人民、平民大众的立场，那么这话说得是完全正确。关于“性灵”的诠释，袁枚有一位诗友陶篁村说：“‘先生之言固然，然亦视其人之天分耳。与诗近者，虽中年后，可以名家；与诗远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磨铁可以成

针，磨砖不可以成针。’”（《随园诗话》卷四）今试举袁枚的“性灵”体现诗一二：“十里黄岩路，潇潇雨似麻。老牛知让路，新蝶学穿花。云动山疑活，溪奔石欲斜。黄昏行李湿，惆怅宿僧家。”（《黄岩道中》）写景独到，主观动感强烈。“七十犹栽树，旁人莫笑痴。自古虽有死，好在不先知。”（《栽树自嘲》）旷达有识，体现“家常语入诗最好”（《随园诗话补遗》卷一）。“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十二月十五夜》）感受真实，韵致清远。其它如《余生东园大树巷中，周晬迁居。今六十五年矣，重过其地》、长制如《观大龙湫作歌》、《舆夫叹》等等，都有真情。袁枚作为诗人诗作虽多，在今勿须讳言，大都平平。纵纯以诗论，一些格调低下、俚俗“蠢夫”语入诗，亦未敢苟同。所以当时已有人对他的诗论佩服而对其诗不以为然：“余尝谓随园之诗可看而不可学，盖他人无先生之天分也。随园诗自是一家言，余尝譬之如今之时派字、时派文，最易上手而全无骨力。”（林钧《樵隐诗话》）又，“余不甚喜随园诗，而独服其论诗之言，盖诗主性灵，此千古不灭之论也”（引同上）。当然也有毫不佩服且相诋毁的。朱庭珍《筱园诗话》：“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考袁枚一生，最工献谄时贵。其集具可覆按。直藉诗以渔利耳。乃故作昧心之语以饰己过，亦可丑也。”袁诗正不必如朱庭珍所诟，一无是处；然而自称“余好诗如好色”（《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的袁枚，为什么好诗不多呢？这是因为他的人生目标仅在于自己和自己宗族亲戚过上富裕清适的日子，无“尚志”的高境界，当然难有高标一代的精粹上乘之作。

袁枚诗既无足论，与之相反，袁枚散文却是另一番面目。广义的散文几乎包括除了诗以外的一切文字，我们这里所指的为狭

义创作散文（包括部分尺牍信札）。即有着意的思想、构思、谋篇、讲求修辞表现的不必有情节可以有细节的经过艺术加工的散文。像《子不语》等笔记小说当然也就不在此范围内。某一种片断发见、创意、感怀、评点似的文字，似也不宜称为“创作散文”。袁枚的散文创作有赋颂、记传、序跋、书论等。从整部《小仓山房文集》（包括续集）、《小仓山房尺牍》看，内中不乏精彩之作，真见灼识也时而闪耀其中。袁枚的散文创作，取法韩、柳，而又有其鲜明的个性。自谓“如平日诗文，自出机杼，不屑寄人篱下”（《小仓山房尺牍》卷一《答相国》）。韩文的言之有物长于说理和柳文的清灵简逸在袁文中都有所承继；惟有思想认识方面，则显得逊色。当然这同时代以及其出身、阅历、世界观有直接的关系。主“性灵”就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逞才的主张，所以他要作古文反对时文。然而对时文，他又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余不喜时文，而平生颇得其力。”（《随园诗话》卷十二）时文用以“敲门”。门敲开了，再抱守时文定是无才华的表现。坦率直认，这是袁枚性格“可爱”的一面。上文我们曾一再强调袁枚是一个有性格有识见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不会沦为一个迂且愚的无用文人。而其本质，仍还是一个“恃巧”的“性灵”人物。一篇《铜鼓赋》虽作得倾倒金銮，袁枚自己却未将它正式收入文集内。可能那是“少作”，自己成熟之后便有不满意之处。且让我们引一段袁枚的老熟文字：“登山大半，飞瀑雷震，从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飞泉亭也。纵横丈余，八窗明净。闭窗瀑闻，开窗瀑至。人可坐卧，可箕踞，而偃仰，可放笔研，可瀹茗置饮，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峡江寺飞泉亭记》）如此“性灵”，不由人击节赞叹！

袁枚藐视理学，不佞佛，不重考据，“最爱言情之作”，言谈鬼神，不许人作伪道讲学，喜妓好色等等行状，很有些“离经叛道”，当然最终不能在仕途上顺风举帆了。他也来个不合作

态度，干脆弃官易园，并且决心很大：“仆已挈家人山，随园构草屋数间。将栖鸡于堞，豢豕于牢，采山钓水，息影蓬庐，从此永赋遂初。虽韩、白按剑于前，苏、张巧说于后，必不出雷池半步矣。”（《小仓山房尺牋》卷一《再与西圃》）袁枚的园居不同于孔子的“邦有道”、“无道”、“穀”不穀的性质。他抱定入世乐趣，“青衿红粉，并列门墙”（《鹤徵后录》卷八。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八《袁枚传记资料》引），各方酬酢不断之外，“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随园老人遗嘱》）。这是袁枚式的人生道路。对古人我们固然不宜苛求，但袁枚不能成为一位杰出而伟大的文学家这一点，似乎已经是此道间的近二百多年来的共识。人生天地间，对得起“人”这一伟大称号，古今无数志士仁人给我们作出过彪炳史册的光辉榜样。人生最终目的，在于奉献，对整个人类乃至自然界的奉献，正义、自由、进步、和平、公平，一部人类的进化史总离不开这些闪亮的音符。

袁枚的散文创作，在艺术表现上确有天才的地方，相信读者在读了这本袁枚散文选本之后，一定会有所心得。选文也侧重在表现袁枚属文中体现“性灵”的篇章，当然也尽可能地选取若干能表现他识见的佳作。为袁枚文作注，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袁文有的谲丽曲飭，有的朴素清新，但其运事用典几乎不露痕迹，糅合行文，极其自然，我只能就自己的学力所能，本着方便读者，作到当注处必注，宁可作得细一些。现在这个样子，在专家眼中或“无足观”，但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了解、欣赏，则足敷应用了。

本选本以王英志先生主编善本《袁枚全集》（全八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为底本精心择选，并参照云南省图书馆藏《小仓山房文集》〔（二十四卷）、续集十一卷。民国十三年（1924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小仓山房尺牋》〔八卷。清

光绪十四年（1888年）古越奎照楼重排套印本]、民国上海中华书局《小仓山房文集》四部备要排印本，以及乾隆随园初刻本诗集附文四卷本（原本版式每面十一行竖排，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卷前有余燠卿跋，定为乾隆初刻。补遗后附记：“版心未标书名卷次，尚系黑钉，知跋文未□。《四库标注》已著录，此书确系乾隆刻初刻。”后有“继述堂”、“四明余氏”、“余民燠卿”等印章），详加勘校。诸本中文字（包括标点）误、讹、脱、衍、均一一订正。

本选本收袁枚散文五十八篇，编排体例基本依照作者原编定文集，小有调整，仍是为方便读者阅览计。文集以外选入文章，则缀于作者相应创作时段、文体秩序中。

限于水平，囿于见闻，本选本在选、注、释、评中定有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敬祈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正。

陈建群

1997年7月于昆明

序

郭鑫铨

看到建群大弟的《袁枚散文选精注绎》书稿，眼前为之一亮。袁枚是清代乾隆年间管领风骚的诗坛领袖，才华横溢。赵翼读罢袁枚的诗，誉其“不拘格律破空行，绝世奇才语必惊”（《偶阅小仓山房诗再题》），“子才果真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随园诗话》卷十引）。后世的人们，欣赏他的诗歌，更欣赏他提倡抒写“性情遭际”、个人灵感的“性灵”说诗论，熟悉他的《随园诗话》，而对他的散文，则很陌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文名为诗所掩，二是袁枚散文固然文采斐然，但见解高卓，意识超前，具有历史人文的批判精神，封建时代一般文人视之为异端，或愤然指斥，或漠然冷落，久而久之，散文少为人们提及，也就不奇怪了。现在大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入《黄生借书说》、《祭妹文》，深受学生欢迎。虽然，“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但毕竟只是尝味而已。建群著《袁枚散文选精注绎》“以飨读者”，当然令人欣喜，我为自己庆幸，也为广大读者庆幸。

我一直以为，建群是专治现代文学的，他的中短篇小说、诗歌、寓言作品，以及大量文学评论、艺术评论，或正式发表、或结集出版，已达二百多万字。据我所知，正在撰写《云南当代

文学史》的作者，已设专章介绍。他多年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克服诸多困难，坚持办好文学评论专版，扶持创作、激活理论，广受云南文坛俊彦的尊敬与推崇。我不曾想到他在古典文学领域，也殚精竭虑，有精深的研究，有丰硕的成果。这是由衷欣喜的另一个原因。

仔细想来，出诸意外而又在情理之中。建群博学多才，器识不凡，每每口吐珠玉，截断众流，我深为折服。若不融会古今，学植深厚，怎能在现代文学领域里获取创作与评论的丰收？他为人谦和，重于情义，而面对社会不平，则疾言批判，鞭辟入里，使人如闻空谷足音。我钦羨其人品与学识，数年前曾赠诗云：

高天列冻云，清夜每思君。
玉树凌崇阁，华章起异军。
临枰看尘世，冷眼笑纷纭。
感慨天下事，同怀田自耘。

他在自己的田地里辛苦耕耘，收获了《袁枚散文选精注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袁枚的散文创作，取法韩、柳，而又个性鲜明，自谓“如平日诗人，自出机杼，不屑寄人篱下”（《小仓山房尺牍·答相国》）。韩文的言之有物长于说理，和柳文的清灵简逸，在袁文中均有传承。《袁枚散文选精注绎》二十四万字，选文五十八篇，侧重体现其“性灵”的篇章，亦尽可能地选取若干能表现其思想见识的佳作。袁文笔墨精彩：或文情并茂，或谲丽曲饬，或清新朴素，且使事用典多自然熔裁，如盐在水，不见痕迹，而其味在焉。读者自可品味鉴赏。袁文的最可贵之处，在于真性真情的袒露，在于他勤学深思之后，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反思，以及所得出的近于合乎实际的判断。今天，时代要求人们接受进一步

的文化启蒙，实现思想解放，那么读一读两百多年前先人的文章，当会受到鼓舞。诗文选集因所选篇目不同，呈现出高下优劣的不同面貌。建群不吝耗费时间、精力，抓住袁文的主要优长，反复比较，精挑细选。而选择精当，又可见功底，可见眼光，可见胆识，令人钦佩。

《袁枚散文选精注绎》一书，注释明晰，译文准确畅达，简评重点突出，多有创见。

书中注释着力最精。从有利于阅读、鉴赏的角度选择条目，决定文字的多寡。以《长沙吊贾谊赋》为例，第二段有句云：

“惟吾夫子之于君臣兮，泪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后又哭其爱子。”

对“秋霖”一词注曰“秋雨。其势绵绵，渐渐不绝”。指出秋雨的状态，可帮助读者体味贾谊哀伤的程度之深，想象他泪落不绝的情状。对“哭其治安”、“哭其爱子”，则分别引用古籍有关文字，做了充分的注释。对“哭其爱子”的注释是：“子，指汉梁怀王。爱子，所敬爱的皇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岁矣。’”这样注释，事情的原委就介绍得清清楚楚了。建群一反时下常见的那种粗疏、率意，以及“惟止信其所闻，不复考其本末”的粗陋文风，表现了学者的严谨和热诚。

所附译文，同样倾注了编者的心力。仍以前面所引的句子为例，其译文为：

想我贾生夫子你在君臣分上，也只能常流泪如秋雨，其势绵绵，渐渐不绝。于前哭陈天下并不太平，于后哭所敬爱的皇子，

自责不已。

这样的译文，准确畅达。注意句式的整齐，其间又杂用少量常见文言词语，使译文情韵悠然。建群推崇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又曾言，“雅”的境界有时难以达到，则尽力做到信与达。这样的努力是可贵的，说的也是实话。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两种形式的特点不同，情味有异，要完全相合恐非易事。如果翻译过程中，过多地增删换移，又会有失准确。我也有同感：“雅”是高悬的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只能尽力追求而已。

每篇文章之后均有“简评”。是对写作背景的介绍，对作者思想的理解，艺术手法的剖析，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袁枚文章的优长，固然着力肯定彰扬，对其某些弱点缺点也予以指出。评论重点突出，文字简约。有时旁征博引，使讨论引向深广，而读来不觉冗长；有时寥寥数语，切中肯綮，具有启发性；有时笔锋一转，直指现实，令人怦然心动，深长思之。简评除有利于阅读鉴赏外，作为一家之言，也可资研究者参考。

建群大弟谬托作序，我因对袁枚散文所知甚少，起初不敢应承。捧读书稿之后，深感它是建群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兼备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实用价值，有益于读者和研究者。特略抒感言如上，以应故人之请。是为序。

目 录

序	郭鑫铨 (1)
不系舟赋	(1)
长沙吊贾谊赋	(9)
秋兰赋	(19)
坐观垂钓赋	(24)
子产不毁游庙颂	(29)
卜式、司马相如赞	(34)
范西屏墓志铭	(40)
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	(43)
勇略将军赵襄忠公传	(57)
湄君小传	(66)
女弟素文传	(70)
短人传	(77)
徐灵胎先生传	(81)
书鲁亮侗	(91)
书潘荆山	(99)
送医者韩生序	(103)
篁村题壁记	(108)